

致富妙典

北京燕山出版社

97
F092.2
11
2

●经国五典 ●孔泽人主编

致富妙典



3 0094 2311 6

北京燕山出版社



C

561384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国五典/孔泽人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2

ISBN 7-5402-0463-X

I. 经… II. 孔… III. 经籍—注释—专题选辑 IV. Z126.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2253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335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全五册)定价:168.00 元

序

郭沫若说：“《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之总汇。”而其中有关经济的论述，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千古名言，就出自管仲之口，首见《管子》《牧民》篇。

管子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的宰相，在他任内，齐国达到了鼎盛时期。

管子认为，为人君者，必须首先注意发展一国经济，然后才能务及其它事情。因为一个物质富裕的国家，百姓不论远近都会迟早来归；而发达先进的国家，百姓是不会逃离的。

同时，他认为，只要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百姓就会懂得礼义廉耻，道德水准就会自然提高。所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立国之本。

因此，管子的经济思想在诸子百家之中是首屈一指的。而管子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为兴农而重商。

管子是商人出身的大政治家，他对商贸意义有深刻的认识，对经商致富有成套的经验。

管子说：“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市也者，劝也；劝也者，所以起本事也。”这就是说，市场繁荣了经济，商业促进了农业。

他又说：“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

施也。”这就是说，货币在商品流通中有着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管子还深有体会地指出：“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不远千里”；“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由于主观上商人唯利是图，所以客观上促进了事业的发展。

管子不仅重视国内的商品流通，而且重视诸侯国之间的商品贸易。

首先，他主张废除关卡，货畅其流。他说：“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国家宣布免征关税，允许外商自由出入。

其次，他倡导建立客舍，方便商贾。据《管子》记载，齐国曾经专设“有司”，负责外商事宜。并且规定，每三十里设一个驿站，“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就是说，有一乘（四马一车）的商人，免费用餐；三乘的商人，不仅免费用餐，而且供应马料；五乘的商人，除免费用餐、供应马料之外，还要配备五位侍从。这些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一时间，来齐客商，不绝于途，车水马龙，盛况空前；形成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因此大来天下之财”的繁荣局面。

所以，《管子》一书以大量篇章论述商品、货币、市场乃至外贸问题，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绝无仅有的。

《管子》一书，简篇错乱，词义古奥，素称难读。为免除古文障碍，径汲前人智慧，特译全文，以饯读者。

目 录

牧民第一	[1]	问篇第十九	[207]
形势第二	[7]	戒篇第二十	[214]
权修第三	[14]	地图第二十一	[224]
立政第四	[25]	参患第二十二	[226]
乘马第五	[37]	制分第二十三	[230]
七法第六	[49]	君臣上第二十四	[233]
版法第七	[60]	君臣下第二十五	[247]
五辅第八	[64]	小称第二十六	[262]
八观第九	[75]	四称第二十七	[269]
法禁第十	[87]	侈靡第二十八	[274]
重令第十一	[93]	心术上第二十九	[299]
法法第十二	[103]	心术下第三十	[309]
兵法第十三	[123]	白心第三十一	[315]
大匡第十四	[131]	水地第三十二	[324]
中匡第十五	[156]	正篇第三十三	[331]
小匡第十六	[161]	九变第三十四	[334]
霸形第十七	[187]	任法第三十五	[335]
霸言第十八	[196]	明法第三十六	[346]

正世第三十七	〔349〕	明法解第五十三	〔513〕
治国第三十八	〔355〕	臣乘马第五十四	〔538〕
内业第三十九	〔360〕	乘马数第五十五	〔541〕
封禅第四十	〔372〕	事语第五十六	〔545〕
小问第四十一	〔374〕	海王第五十七	〔548〕
七臣七主第四十二	〔389〕	国蓄第五十八	〔552〕
禁藏第四十三	〔401〕	山国轨第五十九	〔563〕
入国第四十四	〔413〕	山权数第六十	〔573〕
九守第四十五	〔418〕	山至数第六十一	〔584〕
桓公问第四十六	〔422〕	地数第六十二	〔599〕
度地第四十七	〔424〕	揆度第六十三	〔607〕
地员第四十八	〔432〕	国准第六十四	〔621〕
弟子职第四十九	〔442〕	轻重甲第六十五	〔624〕
形势解第五十	〔448〕	轻重乙第六十六	〔646〕
立政九败解第五十一	〔493〕	轻重丁第六十七	〔660〕
版法解第五十二	〔498〕	轻重戊第六十八	〔678〕

牧民第一

【篇旨】

牧民，意即治理人民。

本篇道出了“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千古名言，这也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管子认为，只有“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才能“食足”、“国安”、“民富”。

【译文】

凡是拥有土地统治百姓的君主，必须按季节搞好农业生产，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雄厚，远方之人就会归附；荒地开发垦植，百姓才能安居；粮食满仓，百姓才能遵守礼节；吃穿充裕，百姓才能懂得荣辱；君主谨守法度，亲情才能巩固；“四维”（礼、义、廉、耻）发扬，政令才能贯彻执行。

所以，少用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政权的准则，在于整饬“四维”；控制百姓的要领，在于崇敬鬼神、祭祀山川、供奉祖先和尊敬宗臣。

不按季节搞生产，就无从增长财富；不重视土地开发利用，就没有充足的粮食；田野荒芜废弃，百姓就会流离失所；君主敛取无度，百姓就要越轨犯上；不能禁止奢侈，百姓就会触犯法律；不杜绝田野荒芜和敛取无度这两条祸根，刑罚就将频繁动用；不尊崇鬼神，粗鄙小民就不信君主；不祭祀山川，就无法颁行威严政令；不敬奉祖先，百姓就会犯上作乱；不尊敬宗臣，孝悌就难完

备；“四维”不得发扬，国家就要灭亡。

二

治国纲领有四条，废弃其中一条国家就不安，废弃两条就会发生危机，废弃三条就将被颠覆，废弃四条就要彻底倒台。

不安稳还可矫正，危机还可挽救，颠覆还可重建，彻底倒台就再没有恢复的办法了。

这四条纲领是什么？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

遵守礼，就不会违法乱纪；知晓义，就不会越轨钻营；做到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懂得耻，就不会去干坏事。

由此可见，不违法乱纪，君位就会稳固；不越轨钻营，百姓就无法行骗；不掩饰过错，品行自然端正；不干坏事，邪道就不会滋生。

三

政令畅行无阻，是由于它符合百姓意愿；政令不得推行，是由于它违背百姓意愿。

百姓厌恶忧苦劳累，君主就应使他们愉快安逸；百姓厌恶贫困卑贱，君主就应使他们富裕尊贵；百姓厌恶危险祸患，君主就应使他们安全幸福；百姓厌恶死亡绝后，君主就应使他们生存繁衍。君主倘若能使百姓愉快安逸，他们就会为君主承受忧苦劳累；能使百姓富裕尊贵，他们就会为君主忍受贫困卑贱；能使百姓安全幸福，他们就会为君主分担危险祸患；能使百姓生存繁衍，他们就会为君主甘愿死亡绝后。

单靠刑罚不足以使百姓畏惧，单靠杀戮不足以使百姓心服。

刑罚苛繁而百姓并不畏惧，政令就无法推行；杀戮虽多而百姓并不心服，君位就不稳固。所以，满足百姓上述四种欲望，远方之人就会前来归附；强加于百姓四种厌恶之事，即使亲近之人

也会叛离。

由此可见，“给予是为索取”这一道理，是治国的宝贵经验。

四

把国家奠定在安稳牢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仓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中，把政令置于流水般的源头上，把百姓安排在互不争夺的行业内，向人们指明犯罪是必死之路，向人们敞开有功必赏之门，不要去做徒劳无益的事情，不要强求无法得到的东西，不要停留在不可久呆的地方，不要从事无法挽回的活动。

所谓把国家奠定在安稳牢固的基础上，就是要让有道德的人执掌政权；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生产粮食；所谓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中，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置于流水般的源头上，就是要使政令顺应民心；所谓把百姓安排在互不争夺的行业内，就是要他们从事各自擅长的职业；所谓向人们指明犯罪是必死之路，就是要对犯罪者处以严刑；所谓向人们敞开有功必赏之门，就是要对有功者加以奖赏；所谓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就是要估量可供驱使的民力；所谓不强求无法得到的东西，就是不要迫使百姓干他们所厌恶的事情；所谓不停留在不可久呆的地方，就是不贪图眼前一时的利益；所谓不从事无法挽回的活动，就是不欺骗百姓。

所以，让有道德的人执掌政权，国家就能安定；努力生产粮食，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百姓就会富裕；政令顺应人心，严厉也能推行；使百姓从事各自擅长的职业，器用就会丰富；严刑峻法，百姓就不敢干坏事；奖赏兑现，百姓就不怕死难；估量民力行事，就事无不成；不迫使百姓干所厌恶的事情，作假行为就不会滋生；不贪图眼前利益，百姓就没有怨恨之心；不欺骗百姓，百姓就会拥戴君主。

五

用治家的办法治理乡，乡不可能治理好；用治乡的办法治理国，国不可能治理好；用治国的办法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理好。

应该用治家的办法治理家，用治乡的办法治理乡，用治国的办法治理国，用治天下的办法治理天下。

不要因为不是同族，就关系疏远而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因为不是同乡，就关系疏远而不采纳他们的办法；不要因为不是同国，就关系疏远而不遵从他们的主张。

胸怀要像天地覆载万物那样宽广，有什么偏私偏爱？眼光要像日月普照一切那样明亮，这才是做君主的准则！

驾驭百姓的要领，在于君主重视什么；引导百姓的门路，在于君主提倡什么；号召百姓的途径，在于君主好恶什么。

所以，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也想得到，君主爱吃的美食臣下也想品尝，君主喜欢的服饰臣下也想穿戴，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也想躲避。

不要掩饰你的过错，不要改变你的法度，否则贤德之人就不会相助。

在室内讲话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在堂上讲话要使在场的人都能听清，开诚布公，无所隐伏，这就叫做圣明的君主。

城墙濠沟，不一定能坚守；器锐兵强，不一定能应敌；地广财富，不一定能吸引民众。

只有通晓治国之道的君主，才能防患于未然，因而不致发生祸患。

天下不怕没有贤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富，怕的是没有人去管理它们。

因此，能洞察时势的人可任命他做官；不营私的人可安排他

掌权；既能深刻洞察时势，正确使用物力，又能善于用人的人，就可尊奉他作君主。

迟钝的人落后于事物的变化，吝啬的人会丧失自己的亲近，信任恶劣的人会失去有才能的人。

【原文】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举则民留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

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

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荒，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二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会，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三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

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四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五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

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

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

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

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

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

缓者后于事，鄙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

形势第二

【篇旨】

形势，是指事物的发展趋势。

本篇从山川自然谈到人生社会，认为这些都是客观存在，都有既定的发展规律，因此行事必须符合天道，治国必须顺应民心。

【译文】

山高而不崩颓，百姓就会烹羊设祭；渊深而不枯竭，百姓就会投玉求神。

天不改变它的常规，地不改变它的法则，四季不改变它的节令，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蛟龙只有入渊得水，才可立为神物；虎豹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仗恃雄威。

风雨没有定向，谁也不会怨怒。位高的人发号施令，位低的人忘掉卑贱，长寿、短命、贫穷、富有等等，都非无因而至。

臣下能执行命令，是由于君主威严；臣下能接受训示，是由于君臣名分。

君主不亲自过问，百姓自会做事；手执祭器不言语，朝政自会修明。

天鹅发出动听之音，人们自会齐声赞美；西周人材济济，殷民自被感化。

然而，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就不要听从；对于燕雀聚集的小事，行道者不屑一顾。

用牛羊玉器供奉鬼神，不一定得鬼神佑助；只要君主根基稳固，何必使用珍贵祭物？

后羿的箭功，不在射箭的动作；造父的车技，不在驾车的技巧，奚仲的巧妙，也不在木头的砍削。

招揽远方的人，单靠使者毫无用处；亲近国内的人，光说空话无济于事。

只有内心行德的君主，才能独得治国的功效。

二

平原低坡，怎能算作高？大山浅沟，怎能算作深？

专挑好人毛病、专讲坏人好话的人，不能委以重任。

谋划远大的人，可以同他共图大事；才智超群的人，可以同他合力治国。

但是，对于那种只图速效而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走了就不要再召他回来。

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影响也就深远；材具伟大的人，会得众人信赖；想要民众感怀自己，定要行德而不厌。

不应得而求必得的事情，是靠不住的；不应承诺而承诺的言语，是信不得的。

但是谨小慎微也不能成就大事，就好比挑拣食物不能使身体肥胖一样。

不放弃以上这些信条，就能与天地媲美了。

从三仞高崖跳下，人是很难做到的，但猴子却毫不在乎地跳下喝水。

所以说，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乃是行事的祸患。

三

虽不到野外跑路，也不可把马丢掉。能够做到给人好处而不向人索取报酬，就同天地一样伟大。

懒惰的人总是拖沓落后，勤奋的人总是办事神速。就好比，办事神速的人已经进入室内，拖沓落后的人还在门外，进入室内的可以从容不迫，还在门外的必将疲惫不堪。

所以，黎明时怠惰，日暮时就要遭殃；早上忘掉应做的事情，晚上就无成绩可言。

一个人邪气侵入体内，正色就要衰退。

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下当然就不像臣下；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像儿子。

君主不按身份行事，臣下就不会遵守法度。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推行。

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官吏就不严肃。君主的举动不合礼，政策法令就难贯彻。

一方面关怀臣民，一方面又有威严，君道才算完备。

君主不能使臣民安乐，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使臣民繁育，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牺牲；君主给予不能兑现，臣民也就不会全力以赴。

四

关于“道”的理论是统一的，而运用方式则有所不同。

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家，他便是治家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乡，他便是治乡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国，他便是治国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天下，他便是治天下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使万物各得其所，那就和天地一样伟大了。

失道者，百姓不肯投奔；得道者，百姓不肯离去。

道之所在，自身就应与之同化。

凡是始终保持强盛的，都因为顺从天道；凡是能够安然存在的，都因为顺应民心。

违背天道，虽然暂时丰满，最终也必定枯竭；上下不和，虽然暂时安定，归终也必定危亡。

想要统一天下但却违背天道，天下就不能被他统一。

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即使成功也不能持守。

已经得道的，往往不觉自身是怎样获得的；已经成功的，往往不觉道是怎样离开的。